

我所认识的 贺龙将军

刘 达 五 述

刘 冠 群 整理

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所认识的 贺龙将军

刘 达 五 述

刘 冠 群 整理

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

刘达五 述

刘冠群 整理

•
文化藝術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2 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9\frac{3}{8}$ 字数57,000 插页4

1983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83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0册

书号10228·036 定价0.45元

序

达五先生早逝，我始终未谋其面。但在贺龙同志的言谈话语中，经常提到这位在国民革命中轻禄厚民、弃官图新、出生入死、劳苦功高的骁将。红军时代，他伤瘫双腿后退伍还乡，宁肯做一名贫困潦倒的磨石匠，始终不为反动派做事。贺龙同志谈起达五先生，总是满含着怀念和敬意，可见达五先生的高风亮节。

作者于一九六三年初稿驻笔后，曾将稿件寄给贺龙同志本人过目。他很认真地读完后，立即给作者复了信。信中强调指出：“不要宣传我。”然而他对达五先生惊人的记忆力，非常钦佩。

关于贺龙同志早年的戎马生涯，我知道的很少。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曾听他讲述过他在青年时代为寻求革命真理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惊心动魄的十年动乱之后，意外地又接到了作者寄来的这部幸存的书稿。今日重读此文心中感触万千，别是一番滋味：历史无情亦有情。一个人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掉他的。

我喜欢这篇短文，不仅因为它填补和丰富了研究工

作的空白和缺环，而且喜爱它精练、朴实、生动地描绘出贺龙同志的言谈风度，使一个有血有肉的贺龙同志再现于字里行间。他的理想、他的胸怀、他的追求、他的奋斗不仅于此，但完全可能有此。受出版社的委托作了这段文字。是为序。

薛 明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贺 龙 同 志

(1896—1969)

達五君之：

楊雅多言，翁永惠賜大理石物品多件，
以洋感謝，西南解放後，日辛年有餘，一切
建設工作正積極進行，令部冠群沈沈
華女士學習甚好，將來畢業後，即可
分配其參加國家的建設工作，成爲國家
的幹部，我台從他寄信，鼓勵其努力學習，
請勿違命，是

是年高七十，猶能勤勞工作，公堪嘉
勉，此致大現縣政府對之之生民同難。

一九五二年五月

的請照順，是

兄壽王元帥業已習全改改出恩侯即寄給
寄北京，若此，方昭林王張 敬祈
查收要存身以叩

夏安

賀就



八月五日

一九五二年五月

1924年贺龙同志任
四川陆军暂编第九混成
旅长时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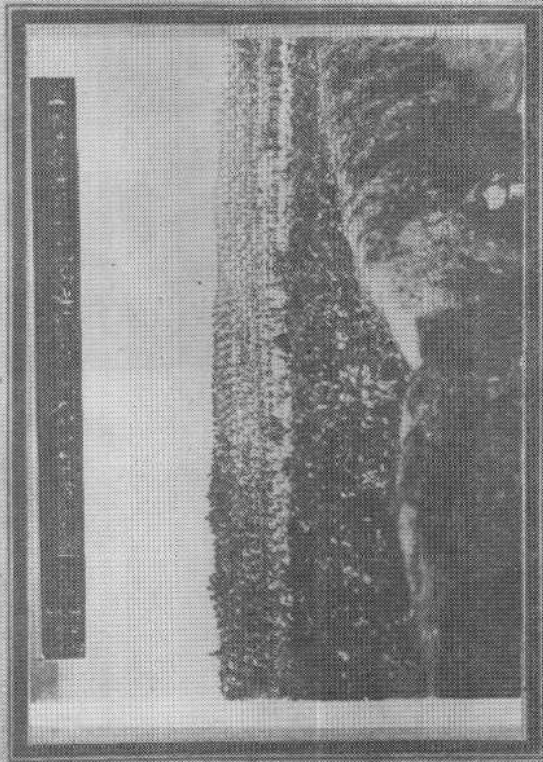


1925年贺龙同志任
澧州镇守使时的照片。

精銳第一團革命者先報

揚維武我

留影赤壁岸指日定中原



達五劉尊三題
林空湘庸跋書

1927.4.12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点验委员会在鄂城点验独立第十五师第一团的集体照片（见本书第45页，图中前排中间穿深色军服的即贺锦斋。）

目 录

序	薛 明	1
在四川 (1920—1923)		1
初识贺龙将军		1
涪州小叙		3
在黔东 (1924—1926)		7
铜仁练兵		7
出使广东		10
艰难岁月		14
争取袁祖铭		17
在湘西 (1926.5—1926.11)		24
进军湘西		24
关于“澧州镇守使”的插曲		26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周逸群· 澧州训练处		28
公安之战		35
北伐时期 (1926.11—1927.6)		38
攻克宜昌		38
独立第十五师		43

酝酿中的内部斗争	46
保卫京汉路	50
逍遙镇大捷	54
血战小商桥	57
南昌起义 (1927.6—1927.9)	60
起义之前·扩编第二十军·汉口兵变·	
清除内部反动派	60
暴风雨要来了	66
八一风暴	73
南征	77
钻进大海，还是要翻江倒海的！	80
附：忆贺总	刘冠群 86
后记	99

在 四 川

(1920—1923)

初识贺龙将军

我第一次认识贺龙将军，大约是在一九二〇年夏天，在四川合川。当时，贺龙将军在川军石青阳部当旅长，我在黔军袁祖铭总部任参军。

我本来是滇军，由士兵当到营长。护国之役跟随蔡锷将军进军四川。蔡锷死后，我转到黔军刘显世部，这样就结识了袁祖铭(袁也是一个营长)，成了八拜之交。一九一八年，我离开黔军回云南。两年后，袁祖铭已经当上黔军总指挥，便写信要我到四川工作。于是我当了他的参军。

那时候，袁祖铭与川军吕超、石青阳、刘湘、杨森等组成了反对熊克武的阵线，我就有较多的机会和这些部队的将校接触。这些人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贺龙将军。他实在太引人注目了：他的年龄(二十四岁)和职务很不相称，作为一个旅长的确是太年轻了；他仪表堂堂、气度潇洒、不同凡响；他言语出众、谈笑风生，

看来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可是我总感觉到他的思想十分深沉，比起他的外貌来要“老”得多。在不多次的接触后，我就得到一个总的印象：这是一个非凡的人。我也从旁听到过他在湘西杀贪官、打土豪的一些革命经历，因此，我这个贫农出身的军人，虽然年纪比他大得多（当时我已经四十岁，比他大十六岁），却对他产生了非常自然的钦佩和尊敬。没有想到，由于这种印象和感情，后来促成了我跟随着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没有虚度过自己的一生。

贺龙将军非常健谈。谈轶事，谈农村生活，谈风土人情，特别是谈马，他的知识的渊博，实在令人惊异。那个时候的军人对于马有着特殊的爱好。贺龙将军幼年时便经常和马打交道，他常常谈到马帮的那种豪放自由的旷野生活，真令人神往。可是我发觉，每当宾客满座，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贺龙将军总是静听别人的意见，很少谈他本人的看法。这与他那开朗的性格显然是极不协调的。

后来，当我们彼此都有了一些了解时，我逐渐察觉贺龙将军不是没有政治见解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留意政治，他在观察每个人的政治倾向，他在冷静地思考别人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是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中探索革命的道路。那个时候，他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孙中山和蔡锷。

他和我谈到孙中山时说过：“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

人说他是孙大炮，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清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就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个威力还得了吗？”他和我谈到蔡锷时说：“文武全材，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惜啊，三十多岁就死了，——外国医院住不得。”他回忆往事，谈到在湘西，他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封建统治才组织民众奋起革命的。当蔡锷率领的护国军讨袁，右路军进入湘西时，他便率领一支民军参加了护国战争。他笑着说：“我们都是蔡锷的部下，早就是老同事了。可惜我没有见过蔡锷。”

贺龙将军对当时的军阀混战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对我说过：“这样打来打去，究竟为了什么？”他在寻找出路，但是出路在哪里，这是他还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

袁祖铭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常被亲信所左右。我与他虽属“兰交”，但意见时常相左。我深感良言难进，跟着他实在有违初衷，便于一九二一年初弃官回云南大理。

涪州小叙

一九二三年六、七月间，我在云南大理连接重庆黔军故旧发来电函，告知：袁祖铭已将另一位兰交兄弟许鸣岐扣押，望我速去营救。许鸣岐是袁部旅长，为人耿介，作战骁勇，常常违抗袁祖铭的意志，和我的交情至

深。我立即兼程赶赴重庆，执拗地要求袁祖铭以旧情为重，释放许鸣岐。这一要求，袁祖铭终于同意了。他并要我继续给他当参军。那时候，杨森、刘湘正伙同袁祖铭对熊克武展开激战。我深感袁祖铭走错了路，便向他提出：熊克武是孙中山任命的总司令，名正言顺。在吴佩孚的援助下打熊克武，实际上是反对南方革命，这是违反民心的，应该及早回头。袁祖铭仍然听不进我的忠告，我只好与他分道扬镳，决心到广东去。

我由重庆买舟东下，听说贺龙将军正在涪州，我便在涪州上岸去会见了。我与贺龙将军有两年不见了。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他谈到，一九二一年他曾经回到湖南桑植，在姐姐贺英的帮助下重建队伍，又当了混成旅旅长。不久前，孙中山大元帅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贺龙将军当了熊部第三军（军长石青阳）第二师师长。对于倒熊与拥熊的变化，贺龙将军是这样对我谈的：

“石青阳过去倒熊，挨了孙中山的批评。他这一次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的。要不是孙中山的意见，我就不得干了。”

我向贺龙将军谈了袁祖铭的情况，以及我到广东去的想法。他说：“袁大脑壳这个人呐，又想到南京去买马，又想到北京去捐官，没有个主见，反正有奶便是娘。他找吴佩孚当靠山，吴佩孚连自己也未必保得住。袁祖铭

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你现在劝他，只是白费力气。你到广东去也好，老是在云贵川这个山旮旯头，眼光是看不远的。”

我们谈到最近重庆浮图关的激烈战事。贺龙将军说：“许鸣岐是一员勇将，袁祖铭不会用人，还把他关起来。你给袁祖铭做了一件好事，把许鸣岐放出来替他打了个胜仗。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的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烂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么？困难啊，这么大一个烂摊摊，哪个能够收拾？”

我问：“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将军说：“孙中山是个伟人，人民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的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他突然问我：“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我告诉他，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了。近两年在云南，消息非常闭塞，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不大清楚。”贺龙将军说：“听说嘛，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过我想，

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干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你说对不对？”

由于贺龙将军的盛情挽留，这一次我在涪州住了三天，对贺龙将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贺龙将军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生活作风与当时的一般暮气沉沉的将领比较起来，真是天差地别。他洁身自好，艰苦朴素，廉洁严肃。在那个时代的将领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临别时，贺龙将军送了我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盘费。他说：“听说广东是很有生气的，你去了，看情况再说。如果不如意，就到我这里来，有你的事情干。”